



文明的守望

——《江南话语》的存在哲学

孙武军

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说道：“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它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

《江南话语》——这一中国地方电视台的文化栏目，能够创办13年仍生机勃勃、成就不凡，如果说它有一种存在哲学的话，那一定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的认知与态度之上，它是对文明的坚韧不拔与充满希望的守望。它证明：守望文明，成为极为重要的现代生存之道。

哲学一：存在的价值在于文明的价值

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有着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点，在这许多点中有着一个小至尘埃的存在，这便是中国宁波电视台《江南话语》栏目。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在世界文明中可谓是沧海一粟的电视文化栏目？它的存在价值究竟在何处？

江南，自古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诗情画意、风韵隽永而又往复创新的江南文化，在中华文明中有着独特而灿烂的地位。江南之中，濒临东海、辐射苏杭的宁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地域，它有着七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从史前的河姆渡文化，到唐、宋、元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再到明、清的浙东文化，一直到近代宁波帮文化，宁波作为著名

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深厚的文明积淀与丰富的文化资源。

2001年，宁波电视台《江南话语》栏目创办。栏目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民族文化、宣传本地文化”为宗旨，以“引领先进文化、抵制低俗文化、坚守高雅文化、倡导精品文化”为己任，以影像志的形式，记录、发掘以宁波为起点的浙东文化，向外延伸至吴越文化，再至江南文化。

栏目定位以文化的视角探究江南地区的各类文化形态，追寻这类相同、相近、相似文化形态的内在特质以及内在渊源，并从中挖掘其发生发展的深层内涵。栏目内容涵盖了江南地区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节目主要运用文化专题、纪录片、电视文学、电视艺术片、电视音乐、动画等艺术形式，多方位地表现江南文化的丰富多彩。

13年之后，在对江南文化努力坚守的历程中，《江南话语》的存在价值变得越来越明显。文明，是由许多最基本的单位组成的。一个立足于文化表现与思考的电视栏目，没有理由不可以组成一个文明的基本单位。它的价值在于一种文明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恒定的，“必须以守望来表示敬畏”。《江南话语》开办至今，所创作的电视艺术作品已达到

了600余部/集,作品21次获得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国家级奖项。取得如此成绩,其原因来源于它背后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文明背景。《江南话语》对于这一地域文化的守望,正是守望中华文明的一个生动细节。

哲学二: 存在的活力在于如何为文明延续提供正能量

组成一个文明的文化实体,最大的单位是数个国家或一个国家,如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次之单位是种族、宗教、乡村、城市等;而这最小的单位是什么呢?一直持续了13年的一个电视文化栏目,它可能就是一个最小的“文化实体”。

在文明的延续或灭亡中,文化实体的作用是巨大的。即使是一个最小的文化实体,像《江南话语》,它也担负着促进一个文明延续的责任。它类似于生命体中的一个细胞,这一细胞的活力,在于它为连续发展的中国文明提供着一种正确的视野和表现角度,这种视野和角度,可谓是充满活力的正能量。如果缺乏这种正能量,许多作品可能就难以存活。

《江南话语》栏目创办之时的定位,就确定了一种延续文明的价值取向。“江南”,一个古老、诗意的词汇,这是一个区域的定位,也是一种文化地理的定位。“话语”这个现代词汇,具有明显的类似语言学、哲学或政治学的理性色彩。让这两个反差很大的词语组成一个历史文化栏目的名字,是一种对待文明的态度。这个名字,将“江南”所代表的历史人文带入到一种现代“话语”系统,用一种现代思维主导的现代叙述,来传达对文明的守望。这一守望是文明的现代化期望。

《江南话语》的创作本着这样的观点——“历史文化的现代反思”。也就是站在当下看历史,站在现代看古代,尽力避免成为一个“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同时,它还对历史文化的客观发掘与主观认知进行探索,力求开掘出一种本质性的东西。这一本质性的东西,一定是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定是我们文明得以延续而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这一观点的有效实践,被认为是《江南话语》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

因素。而这一成功的因素,也深刻阐明了“文明的守望”这一概念。“守望”首先是一种坚持,一种毅力,一种热爱;它更是一种期望,一种突破,一种新生。它不是被动的、僵硬的、无奈的,而是积极的、变化的、乐观的。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化正能量,保证了它的存在活力。

哲学三: 存在的空间决定于对文明认知的开拓

在《剡溪寻源》、《天河之水》、《潮起千年》、《寻迹白云庄》、《张苍水》等许多成功的作品中,《江南话语》都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进行一种极具现代意义的开拓性认知。这种认知,是坚守后的突围与拓展,它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

《潮起千年》对世代流传的徐福东渡故事进行了大胆的解构与重构,首先瓦解了历史故事中的迷信成分以及徐福作为一个方士的消极形象,在徐福作为中国远洋航海第一人的正面形象上,重新进行了构造:徐福面对凶暴的秦始皇,竟以生命作抵押,走向大海是为了一次旷世大胆的反抗;走向大海是为了开辟一个可能更为广阔的自由的生存空间。对两千多年前徐福东渡的这种思考、肯定,是基于对眼前改革开放巨大成就这一现实的观照。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一次辉煌的复兴。改革开放,首先就是解放思想,是精神上的开放。正是中华文明“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精神历程,以及“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博大胸襟,才使得这一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历久弥新。

文明的守望还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文明的批判。“守望”实际上已然面对了一种危机,也许会守不住而彻底绝望。继承是守望的一种形式,批判甚至是更加积极的守望。通过历史文化进行现代文明的建设,反思与批判是必不可少的。

《天河之水》中说道:“眼望天河东流入海的徐霞客,苍茫中也许感到了什么,那便是海洋,郑和的船队,早已从那里浩荡驶过。然而,他终于掉头西去,穷尽昆仑。这个明朝最边缘的人,却成了明朝一个最深刻的寓言:一个看来已经拥有了大海的民族,却在世界走向海洋的时候,最终失去了大海。”这是对徐霞客行动的思考,是对明王朝的批判,更是

对中华文明中不适合现代生存发展元素的反思。我们是以这个中国最伟大的旅行家,来作为对我们民族因为封闭和自大而酿成的衰落悲剧的一个象征。

《张苍水》讲述的是一个明末抗清英雄的故事。“抗清”这一主题在今天显然已不合时宜。这一作品凸显的,正是《江南话语》一贯的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弱化“抗清”而突出文明的延续,将张苍水身上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和浩然正气提炼出来。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文明的核心;一个民族的正气,是文明的旗帜,是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如片中所说:“而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风起云涌,支撑我们的是‘振兴中华’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成为邦国家乡延续千百年的精神脊梁;正是这种信念,成为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复兴大志;也正是因为这种信念,张苍水,仍然活在今天,活在日益强盛的中国,活在振奋自信的民族之心!苍苍者山,泱泱者水,朗朗乾坤,正气浩然!”

哲学四:存在的艺术必然是敬畏文明之美的结果

文明是一种历程、一种积淀、一种形式,这与美的特性是一致的。因此,所有的文明之中,美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形态。最大的文明凝聚力在于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而一个电视文化栏目,可能会体现一种最小的文明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源自对文明的一种态度,也是对美的一种态度。这一群最小的“我们”,被文明之中散发出来的美所征服,对这文明之美抱着不可轻慢的敬畏。《江南话语》对于许多题材经常会慎之又慎,反复酝酿,反复讨论,实施方案常常要修改四五遍甚至更多。这种精神,不仅是敬业,更是害怕由于草率而伤害到历史文化之美。

经过十几年的艺术追求,《江南话语》已然形成了极具美学意义的“江南话语文体”。这一文体的狭义概念,是指《江南话语》卓有成效地经常采用的一些作品的结构,如“三段式”,即将内容分为三个彼此一脉相承却又变化多端的精巧结构,在一种思辩或情感逻辑的统领下,无论这三层内容相隔多远,都能够合乎情理而又精美严谨地组合

成一体,类于“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而这一文体的广义概念,是指《江南话语》所形成的整体上的美学风格。

国内有评论家认为,《江南话语》遗传了吴越文化的“基因”,继承了吴越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形式层面上,十分注重表现江南文化特有的“温文尔雅、精美细腻”的鲜明特征,因而形成了温婉、浪漫、清新、脱俗的话语风格,具有一种精致旖旎、婉转多情的美学特征。

同时,《江南话语》更立足于江南文化深厚的文学渊源和人文精神上,追求卓越的文学品质,以达到“沈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审美效果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精神境界。它在创作中实践着一种美学上的“交叉美学”,在电视纪录片领域进行纪实与文学相融合的美学探索,又在对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如诗词、戏曲、水墨、书法、篆刻的运用中,注重现代艺术形式的借鉴和吸收。它以一种对文化的热爱和敬畏,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塑造了影像中独特的诗意“江南”。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说了一个小故事: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这三人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彻底西方化的精英。但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就又回到了自己祖先的文化之中,成为领导民族坚持本土文化的领袖。真纳成为伊斯兰国家的“巴基斯坦之父”;哈里·李改名李光耀,学会汉语普通话,成为大力促进儒教的新加坡总理;信仰基督教的班达拉奈克皈依佛教,成为斯里兰卡总理。这个故事说明,没有人能离开自己的文明。《江南话语》对中华文明的守望,既是坚守着自己悠久的历史精神家园,更是追寻着我们时代的“中国梦”,它就是中华文明与时俱进,不断走向未来的强盛与美好。

(作者系宁波广电集团《江南话语》栏目编导)

(责编 东方)